

读后记

蕴含诗情画意的 水乡图画

——再读作家孙犁的小说与散文

王永福

有的作家作品时而浅歌低吟、时而激昂鼓乐，作家孙犁先生的小说与散文则一以贯之地浅酌低吟，有如春雨润物细无声。

我读过一本由杨占升等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选讲》，该书分别论述了鲁迅的小说《离婚》、茅盾的小说《春蚕》、新月派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曹禺的剧作《北京人》、老舍的《四世同堂》、艾青的早期诗歌、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艾芜的《南行记》、夏衍独树一帜的《上海屋檐下》等，最后专题介绍了孙犁的小说与散文，并给予高度评价。编者认为，孙犁和之前推介的现代作家一样，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马克思所说的话：从他们的作品中，读者会继续受到宝贵的教益。

有文学史家认为孙犁为代表的散文小说，给文艺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因为作家出生于河北滹沱河畔，长期生活工作在白洋淀水乡，这里的一湖一河，一草一花，都给孙犁以创作的灵感，并逐渐形成艺术特色。他于1944年到鲁迅艺术学院后，陆续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芦花荡》、中篇小说《村歌》与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都如蕴含着诗情意韵的山水画，生动真挚地揭示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生活，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散文文化小说。特别是《风云初记》，以散文随笔的体式回顾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在战争背景下描写刻画各种人物的动态和微妙的心灵世界，富有诗情画意，让读者流连忘返，沉浸在美感享受中。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的作品以其独具的文学风格，受到工农兵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睐。笔者就是孙犁的铁杆粉丝，特别是本世纪初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后，几乎每天早饭后都要前往四马路的旧货市场，在书摊前流连忘返，寻觅文学书籍，而孙犁先生的作品是首选。如今摆在笔者书架上的除《白洋淀纪事》是退休前从书店购得，其余的散文随笔选《曲终集》《陋巷集》《晚华集》《耕堂散文》和《孙犁人生小品》等都是退休后逛旧货市场的收获。

近日，笔者再读孙犁的这些作品，更加感受到孙老散文创作的特有风采。

赵树理与孙犁都是解放区孕育的革命作家，由于两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条件迥异，拥有各自创作风格。赵树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深受农民们苦中寻乐的丝竹鼓板等乡村民间文艺影响，决心把文学“变成大众服务的工具”，其作品通俗易懂、开朗风趣，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

与此相异，孙犁则长于以散文结构写小说，富有较浓的抒情性，追求诗一样的意境，含蓄、精炼，散发着冀中水淀荷花的清香，被称为“荷花淀风格”，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引人入胜。他们在现当代文坛各领风骚，各有自己的读者群体。

笔者喜欢把孙犁的小说当成散文来欣赏，此次再读《白洋淀纪事》，细吞慢咽，反复品味，更觉清新，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白洋淀特有的生活情景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像一个个特写镜头，呈现在眼前。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第一部小说和散文选集，本世纪初被中国青年出版社评为“百年百种中国文学图书之一”，这说明它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和筛选，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他生活成长的客观环境。孙犁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从1936年任小学教师时，就初步了解到白洋淀一带的人民生活和地理风情，积累了生活素材，并逐渐在文学创作中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1945年后，他回到冀中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艺术风格日臻成熟后，创作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此，白洋淀成为作家故事的背景和生活源泉。尤其荷花淀，是孙犁艺术风格的特有标志，洋溢着清新恬美，品味隽永的小说和散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氛围和地方气息，富有人情味。在对当地人民和故土的审美中，寄寓作家对革命、对人民深厚的爱和浪漫色彩，引人入胜。

孙犁在以《铁木前传》《村歌》和《荷花淀》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中，在以荷花淀为背景的系列纪实散文中，都具备这种特有的艺术风采和浓浓的地域色彩。难怪我这样的老读者也感觉常读常新，沉浸于他的文字之美了。

共和国的早晨

徐如麒

1996年，我和李春林一起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名为“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的丛书。丛书共有五种，分别为《马烽小说选》《王汶石小说选》《峻青小说选》《茹志鹃小说选》和《王愿坚小说选》，应我的约请，刘白羽先生担任了丛书的主编，并为丛书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

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想到这个选题的，又是怎么把它搞出来的，这就引出了我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也是在1996年前后，图书市场上忽然涌现出一批红色经典，主要是长篇小说，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时隔多年，忽然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广大读者，包括年轻读者，那种久别重逢的激动，是可见可感的。

这给了我一个启发，红色经典里的长篇小说可以隆重归来，短篇小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们喜闻乐见的中篇小说，还是新时期以后才出现的。客观地说，那个时期的长篇小说，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那个时期的短篇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的选题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的想法是，和长篇小说一样，那个时期的短篇小说，同样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茅盾先生在他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也对此做出了充分肯定。那个时期的短篇小说，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如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王愿坚的《七根火柴》、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等，这些作品，有的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课本，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哪一篇不是熠熠生辉，哪一篇不是影响深远呢？因此，选几位在短篇小说上特别有成就的作家，让他们各自编一本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组成一套名为“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的丛书，这样的书，不但对今天的读者，就是对以后的读者，都是可以常读常新的，否则，又何来“经典”之说呢？

一旦有了想法，框架也就有了，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峻青、茹志鹃、王愿坚、王汶石、马烽这五位作家，他们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由于只写短篇小说，不写长篇小说，他们也被认为是短篇小说的标志性作家。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得到了他们热烈的回应。

约稿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给几位老师写了信，其中王愿坚老师已经去世，是写给他的夫人翁亚妮的。在信中，我说了策划这套丛书的初衷，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我还说，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一定得有一篇他们新写的序言。因为几十年过去了，面对几十年后的读者，他们一定会有许多话要说。几位老师都回信了，除了表示支持，他们还提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特别是峻青老师，因为熟悉，我是去他家谈这件事的，当我们谈到他当年的这些作品，和这些作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时，我由衷地说了一句，“为什么这些作品至今令人难忘，因为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因为那是共和国的早晨啊！”

显然，这句话打动了峻青老师，他后来在序言中说，“如麒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堪称忘年交。他为人坦率诚恳，热情爽直，多年来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岗位上埋头工作，默默奉献，深受作家和同行的赞誉。今天，虽然他对我的作品的谬奖我愧不敢当，但我对他满怀深情地说的那句诗一般的‘共和国早晨’的话，却十分赞赏，并由此而领悟理解了他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之所以要出版这一套丛书的深刻含意和一片深情。”

“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是1996年10月出版的，出了精装、平装两种版本。据出版社的朋友说，反响不错，几位老师收到样书后，也很高兴，为了表示感谢，有的还给我寄赠了墨宝，王汶石先生写的是他创作的一首诗：

似石榴花照楼台，
休闲主人往日栽。
只缘时有寻赏者，
笑容依旧再度开。
这些，都已经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底。